

世界畅销书榜  
惊悚悬疑小说坊  
SUSPENSE HORROR NOVEL



Yokoyama Hideo

[日]横山秀夫/著  
赵建勋/译

# 密室 DOUKI

D  
O  
U  
K  
I

荣获第53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

群众出版社

# 密室 DOUKI

[日]横山秀夫/著 赵建勋/译

D  
O  
U  
K  
I

群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密室 / [日] 横山峰秀夫著; 赵建勋译.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8.11

(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)

ISBN 978-7-5014-4364-2

I. 密… II. ①横…②赵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6208 号

## 密 室

---

著 者: [日] 横山秀夫

译 者: 赵建勋

责任编辑: 冯京瑶

封面设计: 张子建

---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[www.qzchs.com](http://www.qzchs.com)

信 箱: [qzs@qzchs.com](mailto:qzs@qzchs.com)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162 千字

印 张: 10.25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364-2 / I · 1799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# 密室



## 1

楚楚动人的娇妻美和，穿一身美丽的和服，一丝不苟地按照日本传统的茶道沏了一碗茶，又嫩又白的小手端起茶碗向这边走来……

突然，美和不动了，就像是录像机按下了暂停键，画面静止不动了。

美和！

想叫她的名字，叫不出声来。

想伸手去拉她，手不听使唤。

想走到她身边，脚迈不开步。

自己被绳子捆住了？

美和也被绳子捆住了？

妩媚的大眼睛垂下眼睑，迷人的嘴唇微微颤抖，额头上沁出些许香汗……

美和！

终于叫出声音来了。

美和——美和——美和——

声音穿过天灵盖冲上半空，身体却渐渐地沉了下去。

由黑暗到昏黄，周围渐渐地亮了。眼前根本就没有娇妻美和，而是高高的天花板，庄严的法庭。被告、辩护律师、检察官、证人、书记官、旁听者，全都看着这位在审判过程中睡着了说梦话的大法官。

安斋利正，坐在两位副审判长之间，在审理第 35 号杀人案的时候睡着了，而且大声说梦话，响彻法庭。

当时是下午两点一刻，法庭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
## 2

刑事部二部审判长室。

安斋回到审判长室以后，法官服都没顾上换就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，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。口渴得要命。

“我这是怎么啦？居然在法庭上睡着了！”

羞耻像一团烈火，猛烈地烧着他的脸。在法院工作 22 年了，审了无数的案子，没有一个不漂亮，可是今天竟因为自己睡着了中断了审判，玷污了庄严的法庭！

觉睡得不够？不会呀，昨天晚上就看了一个刚发生的抢劫案的卷宗，不到 12 点就睡了嘛，而且睡得还挺香的。早晨起来吃了美和为他精心准备的早饭，还喝了一碗美和按照日本传统的茶道沏的茶呢。9 点钟法院的车来接他，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是 9 点半。跟书记官碰了个头，就去审理一个强奸案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既没有比平时忙，也没有比平时闲在，很正常的一天。

不对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上午在法庭上就犯困来着。午饭是在食堂吃的盖浇饭，量很大，吃得很饱。下午第一个审判简直就是鬼门关，在没有窗户的密室般枯燥无味的法庭里，睡魔横冲直撞。为了不让自己睡着，他拼命地拧自己的大腿内侧，恐怕都拧紫了。

太掉以轻心了吧？常年从事审判工作，一点儿都紧张不起来了？49 岁的安斋审理了不知多少个案子了，判处死刑的、无罪当庭释放的，什么案子没审理过？下午审理的是一个在卡拉 OK 因打架杀了人的案子。被告老老实实地认了罪，没有任何争议，所以才不重视，最后稀里糊涂地睡着了。

安斋用拳头顶住眉心：“什么时候，审理到哪一步的时候睡着的呢？”

对了，是传唤证人的时候。辩护律师小牧奈津子正在向跟被告一起去卡拉 OK 的朋友问问题。她不厌其烦地问，被告唱了几首歌？真的是因为

没按顺序排队引起争吵的吗？

醒来的时候，证人还在证人席上，说明睡的时间不太长。一分钟？两分钟？

眼前浮现出小牧奈津子当时的表情，一副愕然的样子。虽然只向安斋看了一眼，已然把抗议送了过去。安斋回过神来，说了句“请继续吧”。但小牧奈津子就像没听见似的，收起卷宗不再说话，故意制造让安斋感到尴尬的冷场。

无言的抗议。事先碰头的时候，小牧说传唤证人只需要10分钟左右问话，但安斋知道，10分钟肯定是完不了的，一问起来就得15分钟甚至20分钟，不然怎么展示律师的口才呢？问得正来劲儿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审判长睡着了，你说她能不生气吗？

安斋再也坐不下去了，拿起电话拨通了书记官的分机号。

“您好，我是明石。”书记官很有礼貌地在电话里说。

“我是安斋……这个……太不成体统了。我说明石，你注意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一点儿都没……”

也许明石真的没有注意到。书记官是背冲着审判长的。

“下午的审判记录，能不能快点儿整理出来？”

看了审判记录，大致可以推算出小牧奈津子向证人问话用了多长时间，也可以推算出自己大概睡了多长时间。

“知道了，我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出来给您送过去。”明石的话音里分明带着几分小心。

安斋急促地喘了几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瓶子，拧开瓶盖，倒出三片药来放进嘴里，也没喝水就咽了下去。安斋并没有什么病，吃这种调理肠胃的药是大学时代养成的习惯。他是神经一紧张就小肚子疼，本来应该早中晚一天三次，今天他等不到晚上了。

副审判长办公室一侧的门开了。穿着法官服的两位副审判长前后脚走进来，右陪审席的黛林，左陪审席的宫本。在安斋看来，俩人对自己的态度都显得有些疏远。“刚才肯定是在没人的地方议论我在法庭上睡觉的事来着。”安斋想。

“黛林！”安斋冲着胖胖的黛林喊了一声。

“您有什么事吗？”正在往自己杯子里倒速溶咖啡的黛林回过头来问。

“大概有多长时间？”

“什么有多长时间？”

“那个嘛，我打盹儿的时间嘛，大概有几分钟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黛林歪着头想了想，“我一点儿都没注意到您打盹儿。”

“撒谎！”安斋生气了。在副审判长的位置上坐着，不可能注意不到。坐在椅子上稍一侧身就能耳语的距离，注意不到才怪呢！安斋年轻的时候也坐过副审判长席，发现审判长开始打盹儿的时候，还偷偷地捅过他的软肋呢。

黛林没事人儿似的端着咖啡在沙发上坐下，有滋有味儿地喝起咖啡来。黛林43岁，家里有两个女儿，一个上高中，一个上初中。所以呢，他审理强奸案和胁迫妇女卖淫的案子的时候特别严厉，但对女被告总有几分同情，特别是女被告在法庭上一哭，他立刻就搬出相关法律条文来，主张轻判。安斋到刑事部二部走马上任一年了，合议时痛痛快快地给女犯人量刑的判决几乎没有过。

黛林在法庭上明明知道安斋睡着了，故意不叫他，好让他出丑。

可是，宫本呢？

安斋把头转向宫本：“宫本，你呢？”

在安斋发问之前宫本脸就红了。春天刚刚晋升为副审判长的宫本，今年29岁。

“对不起，我也没注意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宫本是一个既认真又直率的人。因为合议庭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为了拉票，黛林经常请宫本吃饭，可是吃饭归吃饭，到了合议庭表决的时候，宫本既不看安斋的脸色，也不看黛林的脸色，而是用比较谦和的口气毫不妥协地阐明自己的主张。

宫本是可以信任的。但是，左右两个副审判长一个都没注意到自己睡着了，总叫人觉得有些怀疑。

安斋这种怀疑的情绪大概传到了黛林那里，他无可奈何地转过身子对安斋说：“确实是没有注意到，因为您打瞌睡的技术太高了。”

“打瞌睡的技术高？什么意思？”安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您不但身体一动没动，头也是一动没动。在听到声音以前谁都没注意到。”

“声音？”安斋没听懂黛林的话是什么意思，“什么声音？”

黛林跟宫本对视了一下，那意思是：审判长果然没意识到自己说梦话来着。

“您自己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”

黛林有些为难，犹豫了一下又问：“您真的不记得了吗？”

安斋烦躁起来：“别兜圈子了，直截了当地说！”

“您喊美和来着，喊夫人的名字来着，喊了三声呢。您那么一喊，大家才一齐……”

安斋顿时觉得血管里的血液好像一下子被抽走了似的，心慌意乱起来。还不只是打瞌睡，而且还说梦话，喊老婆的名字！

小肚子疼，疼得要死。安斋按着小肚子弯下了腰。眼前的景物倾斜了，好像染上了黄土的颜色。

眼前的电话偏偏在这个时候叫了起来。宫本见安斋这种样子，赶紧替他把电话拿了起来。听了一句以后，宫本捂着话筒问安斋：“您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不要紧的。”

“那您能过去吗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院长叫您呢。”

### 3

法院大楼五层，法院院长的办公室。这里铺的地毯比安斋那里厚多了。

院长楠木坐在沙发里，正在跟总务科科长谈话。

安斋推门进去：“您叫我？”

楠木用可怕的目光从眼镜的银框上边看着安斋：“啊，坐吧。”楠木第一句话总是比较客气的。

“安斋只坐了个沙发边儿。被带上法庭待审的被告大概就是我现在这种心情吧。”安斋想。

“听说你在法庭上干得不错嘛，啊？”

“是，我错了。”安斋没有辩解。年轻的时候受到的教诲今天派上了用



场。

“有一个记者要见我。”

记者?! 安斋脸上好像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。法庭上好像有闪光灯闪过, 旁听席第一排确实有一个记者坐着来着。但是, 难道要把我在法庭上打瞌睡这件事报道出去?

“当然, 我拒绝跟他见面, 他又找到总务科去了。”楠木一边说一边跟总务科长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战战兢兢的总务科长把脸转向安斋: “那个记者叫三河, 让我把安斋审判长的经历告诉他, 还问美和是谁……”

安斋浑身僵硬, 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楠木小声问道: “你老婆?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不幸中的万幸啊, 没有喊出别的女人的名字来。不过嘛……”楠木摘下眼镜盯着安斋, “在审理杀人案的法庭上打瞌睡, 而且说梦话喊老婆的名字, 难道不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吗?”

安斋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, 怯生生地问: “记者真的会写吗?”

“现在还很难说。直接当作新闻来报道应该不会, 不过那报纸上有个叫什么‘法庭旁听席’的栏目……”

这个栏目是专门用轻松的笔调写法庭上的众生相的。安斋听楠木这么一说, 吓得心跳加速, 差点儿休克。

楠木咂了咂舌头: “问题不在于他写不写, 而在于写了以后别的媒体就会像蚂蚁似的一拥而上, 那时候就不只是一个在法庭上打瞌睡的问题了, 还要追究你的过去, 恨不得查你祖宗三代!”

“我的……过去?”安斋的脑子几乎不转了, 但“过去”这个词震动了。他。

楠木低头收拾起文件来: “你前妻好像是六年前患脑血栓去世的吧? 跟现在的美和是一年前结的婚?”

“啊……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前妻死了五年就结婚了……对此记者们会怎么看?”

楠木这番话是什么意思, 安斋没听懂: “怎么了?”

“听说你前妻跟美和关系不错?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美和的母亲是一个茶道讲习班的老师，你前妻在那个讲习班学习茶道，是这么一种关系吧？”

“是……”这些难道都要上报纸？安斋开始意识到还会有更令人恐怖的事情。高法人事局是楠木经营多年的老窝，不定掌握着多少关于他个人的情况呢。

那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？去那个茶道讲习班的不只他前妻呀，很多法官的夫人都去，楠木的夫人，甚至楠木本人都去过。

楠木抬起头来：“那个茶道讲习班你也去过吧？”

“去过，是前妻硬拉着我去的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在你前妻还活着的时候，你就认识美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这简直就是审问犯人嘛！

“那么漂亮，又那么年轻，你是怎么把她弄到手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交往来着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跟美和！我是问你前妻活着的时候你跟美和有没有过私人交往！”

安斋瞪大了眼睛。楠木的目光像锥子似的刺进安斋的眼睛里。

“脚踏两只船没有？”

“我起誓，没有！”

“但是，你是一年前跟美和结的婚，在那以前应该有一段谈恋爱的时间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安斋刚说出一个字，突然停住不说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说得越多，人事局里关于他的档案材料就越厚。

“怎么不说了？如果没有见不得人的事，说清楚啊！什么时候开始跟美和谈恋爱的？”

安斋不语。

“你想用沉默表示反抗吗？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！但是，你给我听着！你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打瞌睡说梦话喊你老婆的名字了对吧？这件事一上报纸，别的媒体肯定关注你老婆，肯定把你视为个人秘密的东西全都给兜出来！你可是个明白人，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法院院长只会对媒体说一声什么都不知道，交待得了吗？”楠木越说越激动，把心里想说的话一下子都

抖落出来，“你背叛了我多少次了，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吧?! 提升之前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，跟你说过吧? 你狗日的听吗? 自己闯的祸自己去擦屁股吧! 去找记者求人家不给你见报，再给上级打个报告，听见了没有?!”

楠木发完脾气，满脸通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向自己的办公桌走过去。

“院长……”安斋终于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两个字来。

“干什么?”

“我在法庭上出丑了，这我检讨。可是，私生活方面我没有问题。”

“行啦，滚吧! 你可给我记住了，绝对不能让记者把这件事给报道出去!”

安斋灰溜溜地离开院长室回自己的办公室。同样的楼道，同样的楼梯，但今天的感觉跟往常完全不一样，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在法庭上打瞌睡——一件小事就能毁掉自己的一切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!

#### 4

负责在法院采访的记者叫三河，怎样才能劝住他不写这篇审判长在法庭上打瞌睡的报道呢? 安斋从一开始就感到特别棘手。

他先请一个女办事员给三河打电话预约见面的时间，过了没多一会儿，那个女办事员来到安斋的办公桌前，脸色很不好看：“三河记者说了，您要是想跟他见面应该您亲自跟他联系。”

安斋赶紧给报社打电话，还算幸运，找到了三河。他很客气地对三河说，有事想跟他谈谈，希望他到法院来一趟。

没想到三河一点儿面子也不给：“你找我有事，应该是你到我这儿来啊。”

安斋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在法官看来属于常识的东西在社会上是吃不开的。三河的话带着明显的讽刺挖苦，把安斋心里潜在的恐怖钓了出来，使他感到非常狼狈。

等到5点下了班，安斋立刻坐上公车，忐忑不安地直奔报社。

坐在车里，安斋眼前浮现出三河的面影。三河35岁左右，瘦瘦的，有些神经质。他是个工作热情很高的记者，无论什么审判都坐在记者席上，

认真地做记录。他写的报道既没有理论的深度，也没有感情的飞扬，笔调淡淡的，却总能一针见血。

仔细想想安斋跟三河的关系真有点儿不可思议。俩人几乎每天在法庭上见面，安斋的审判结果总是由三河写成文字刊登在报纸上，但俩人从来没有说过话。

不，不能说一次都没有说过。去年秋天，法院的工作人员在会议室里跟报社的记者们一起开了一个晚会。不是大吃大喝，只有少量的啤酒和有数的几个凉菜。那时候三河过来跟安斋说了几句话，具体说的是什么，现在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。

“但愿那时候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坏印象。”安斋这样想着，下了汽车。

没想到报社大楼这么大，也许是由于自己变得渺小了的原因吧。一个人走进别人统治的区域，对于安斋来说好像是第一次。

走进大厅，找人打听了一下编辑部在哪儿，人家告诉他在三楼。

推开编辑部的门是需要勇气的。刚一进门，就听见刺耳的怒骂声，听见刺鼻的烟草味，人们奔跑着，大叫着，用脸和肩膀夹着电话的男人们，好像一条条氧气不足的鲤鱼吧嗒吧嗒地一张一合。

没有谁跟安斋打招呼。在这个大房间里好像根本没有“来客”这个概念。

安斋畏畏缩缩地走到离门口最近的一个办公桌前，说要找三河。那人连看都没看安斋一眼，就冲着屋子中央大叫起来。里边的一个人抬起头，把手举了起来。

三河把安斋带进一个专门接待客人的房间，说了声“请等一下”就出去了。安斋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，觉得非常疲劳。从法院来到这个房间，体力好像已经消耗了大半。不过，从三河的态度来看，似乎并没有接电话的时候那么不好，这给了心情灰暗的安斋一点光明的希望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！”三河一手端着一杯咖啡进来，放在安斋面前一杯，直截了当地问，“您是为了那天下午的公判来的吧？”

安斋听了这话，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如果三河不说出来，自己还不知道如何说起呢，于是赶紧接口说：“对，就是为那件事来的。实在是难为情，当众出丑了。”他还想说“我愿意做深刻检讨”之类的话，但转念一想，他一个大法官，向一个小记者做检讨合适吗？话到嘴边没有说出口。

“不要写，您是不是想对我说这个？”三河看着安斋的眼睛说。

“我哪能这么说呢？我可没有妨害新闻自由的意思。不过，这里边有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，请您照顾到这一点。”安斋把在车上想好了的台词说了出来。

三河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了，您是指夫人的事吧？”  
“非常不好意思。”

“那我想问问您的身体状况，您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”

“什么……”

“听总务科长说，您身体不太好，一直在服药。服药是您打瞌睡的原因。”

安斋眼前马上浮现出院长楠木跟总务科长在院长室谈话的样子：“一定是院长让总务科长这么说的。可是，院长是怎么知道我服药的呢？他马上想到了面带微笑的黛林，那小子一定是在我之前被院长叫去了，我服药的事一定是他告诉院长的。”

“啊，那药嘛……”安斋想说，那只不过是调理肠胃的，说不上是药，但转念一想，既然三河这么认为，他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呢？

可是，作为一个大法官，能随便撒谎吗？想到这里，他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：“我肠胃比较弱，每天都得吃药。”

“那您可要注意身体呀。”三河的话是诚心诚意的，不过，他话锋一转，又回到了打瞌睡的问题上，“据我所知，审案子的时候没有打过瞌睡的法官一个也没有。要是每个都写根本就写不过来。但是审案子的时候说梦话我可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安斋苦笑着，带着几分敬意点了点头。

“所以呢，”三河边说边拿出一篇用电脑打好的稿子来，“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法院方面对这件事的态度。我想见院长，可院长说工作太忙不能接待。院长的工作是什么？难道不是指导各位法官搞好工作吗？忙什么哪？忙得连五分钟都拿不出来见见我这个小记者？我在这篇短评中稍稍讽刺了一下这种工作作风。”

“已经写好了？”安斋懵了，好像掉进了无底深渊，“那关于我是怎么……”

“这您不用担心。没有提到您夫人一个字，也没有提到您的名字。只是说法官在审案子的时候睡着了说梦话，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总之我这篇文章是想揭露一下法院体制方面的问题。”

不用担心？安斋对三河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感到愤怒。不提安斋的名字，也不提美和，三河还自以为这是古代武士的同情心呢！但是，写出名字来也好，不写出名字来也罢，在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法院就那么几个人，“审案子时打瞌睡的法官”会让安斋一夜成“名”！而且，在法庭上说梦话喊的是老婆的名字，这种笑料还不一传十十传百，弄得全国的法院、检察院、律师事务所都知道了呀！就像楠木说的那样，爱凑热闹的新闻媒体将追得安斋无处藏身，记者那暴力之笔还会把美和打得永远抬不起头来。

还不只这些。三河以安斋审案子时打瞌睡为突破口，向法院系统的权威主义发出了挑战。最高法院事务总局那些人读了三河的文章会怎么想，追究到安斋头上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啊！

想到这里，安斋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您要是这么写，我就完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如果您的文章就这么发表了，我这法官就当不成了。”

三河沉默了。

“审案子的时候打瞌睡是事实，我应该做深刻反省、深刻检讨。打瞌睡的时候没有听到的部分，我认真阅读记录，必要时把证人叫来再审一遍！”

三河继续沉默。

“院长工作忙也不是骗您的，作为一个法院的总负责人，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。”

“所以呢，不要写！您不就是想对我说这个吗？”

这回轮到安斋沉默了。

三河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写的文章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站起来说：“这篇短评也许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……这样吧，我再跟上边商量一下。不过嘛，您不要抱什么希望，报纸不像法律那么严格。最近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太少了，版面凑不满，连寻狗启事都登……”

## 5

回去的路上，安斋懒懒地坐在车里，身体随着车子摇晃着，心想，原

来失败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啊。

安斋父母早逝，他是跟着在法院当速记员的叔叔长大的。15岁那年，老师留了一个作业：参观父亲工作的地方。第一次走进法院的情景直到现在还鲜明地留在记忆里。排列紧凑的密室般的房间，跟外界不同的特殊的语言，严肃的气氛，一下子就打动了少年安斋的心。他感到法院里到处洋溢着一种庄严的美。他旁听了一场审判，当时他只看了一眼敲打速记打字机的叔叔，视线就被那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吸引过去了。直觉告诉他，在法庭上，法官是最伟大的人物。

少年安斋的直觉是对的。法官们习惯把自己负责的法庭叫做“我的法庭”。开庭前五分钟，检察官、律师等人已经全部到场，静静地等着法官进来。时间到，法官席后边的门开了，随着庭吏一声吆喝，全体起立，向法官席上的法官行注目礼。

换上别的孩子，也许会认为法官是摆臭架子的，但少年安斋一点儿都不这么认为。他认为，那是倾尽人类智慧导演的一场严肃的正剧。人要对人做出判决，为了这个神圣的目的，法庭上的人携手一致，把法官推举到高人一等的位置，给被审判的人一种错觉：法官是人，但又不是一般的人。这就使法庭显得威严，从而产生震慑力。

当上法官以后，每次从法官席上下来，安斋都会有一种变回一般人的感觉。现在的他也是一个一般的人，而且是一个等着被审判的人。一个报社记者，居然也在手上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！眼下的安斋，简直就是一个浑身哆嗦着等着法官宣判的被告……

晚上7点半，安斋回到法院的时候，法院大楼几乎所有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。上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先把调理肠胃的药吞进肚里，然后才拨通了院长官邸的电话。

“怎么样了？”开始，楠木的声音不是很高。安斋如实把在报社跟三河交涉的情况向楠木做了汇报。

楠木听说三河的稿子不但批评了在法庭上打瞌睡的安斋，连法院也批评了，大发雷霆：“你就这么厚着脸皮回来啦？”

“可是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再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自己闯了祸还得别人帮你擦屁股！行了行了，你别管了，我来处理这件事，你抱着老婆钻被窝吧！”楠木发完脾气，啪地把电话挂了。

楠木挂电话的声音，从耳朵眼儿钻进去，一直钻到安斋的脑子里，搅得嗡嗡直叫。

安斋瘫坐在沙发里，不由得骂出声来：“他妈的……”

为官 22 年，先后换了六个法院，不管到哪儿都是满腔热情地工作。既不做“温情法官”，也不做“峻罚法官”，而是做“公正法官”。顶着上边的压力，毅然决然地做出无罪判决的时候有过；在废除死刑论者的批判声中，判处被告极刑的时候也有过。至今所遵循的原则只有两个，那就是：法律和良心。安斋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对得起法律和良心的。他从不到外边饮酒作乐，从不打麻将，更没有到任何赌博场所去过。别人打高尔夫球的时间，他用来钻研法律法令。总而言之，他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又是一个严于律己、刻苦钻研、品行端正的法官。

他楠木是什么东西！又喝又抽又打高尔夫球，麻将更是专业水平。工作呢，原来当过最高法院的调查官，后来到人事局，还当过司法研修所的教官。楠木最大的本事就是会往上爬。作为一个法官，他的经历连安斋一半都不如，他写过几张判决书啊！为什么这种人竟然能对我指手画脚！

“你个没用的废物！”楠木的叫骂声在耳边响起来，安斋把额头顶在膝盖上，十指伸进头发。大腿内侧隐隐作痛，那是为抵抗睡魔的侵扰自己拧的。审案子时打瞌睡——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。

但是，记者三河并不是就事论事地提出这个问题，而是追究起法院的体制问题来。都是楠木，惹急了三河。为什么拒绝采访呢？楠木那傲慢的态度激怒了三河，使这个一直很冷静的记者感情用事起来。楠木说他负责处理这件事，怎么处理呢？找到报社头头脑脑，用他最得意的阴谋手段叫人家保持沉默？随他的便吧！现在不能说是安斋把楠木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而应该说是楠木这个具有丑恶人性的家伙威胁到了安斋的饭碗。

司机见安斋上楼半天了还不下楼，担心安斋出什么事了，怯生生地来敲安斋办公室的门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。”安斋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把审判记录装进公文包里，关灯离开办公室。

自己的一切也许从此失去，灰暗的情绪袭上安斋心头。

与此同时，铁线莲的花蕾浮现在眼前：“不！不是一切，我还有美和！”



## 6

“您回来啦！”美和接过安斋手上的公文包。

今天美和穿一件白色上衣，一条印花长裙。不穿和服的时候，美和喜欢这种打扮。

“吃过了？”

“没有，随便做点儿什么吧。”

“马上就给你做。”美和说。

安斋换上拖鞋，直起身子看了美和一眼——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漂亮。

安斋住的是官邸，他住的这座小楼里有八户人家。二层就是黛林，审案子的时候打瞌睡的事恐怕已经在太太们之间传开了吧。

吃完饭，安斋看着正在刷碗的美和问道：“今天别人没对你说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美和歪着头想了想，马上点头回答说：“佐藤太太跟我说了句话。”

“她说什么？”

“她说，安斋太太，你可真够幸福的呀。我没听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喊你的名字来着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在法庭上睡着了说梦话，喊你的名字来着。”

美和瞪大了眼睛：“梦见了我？”

“是，梦见你做茶道。”

美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“院长把我叫去了。”

美和的嘴唇微微颤抖起来：“会怎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。明天应该有结局吧。”

美和没说话，她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安斋认为美和应该感到高兴。当然，已经当了一年的法官夫人了，在